

艺术观察

陶瓷能成为什么

——“江西·重庆实验陶瓷艺术邀请展”观察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米欧

日前，“媒介身份——江西·重庆实验陶瓷艺术邀请展”在南昌市红艺术空间开幕。该展览由江西省美协、重庆市美协联合主办。

本次展览以“媒介身份”为主题，邀请江西、重庆两地30多名艺术家参展。展览既有架上陶瓷作品，也有当代跨媒介实验性作品，旨在实现当代陶瓷艺术身份的建构与重塑，具有较强开拓性、实验性。作品以泥土为纸、窑火为墨，在器物性与观念性的辩证中，试图勾勒出中国陶瓷艺术的未来图景。

孙晓晨的《洞鉴76号》(左上图)，虽然是前两年的力作，但就近细赏，还是能观察到作者在作品上的诸多心思。作品背面“铭牌”细节的烧制和处理，与日本美能达1934年出品的这款双反相机背面的铭牌进行了高度“还原”，散发着时光隽永的独特滋味。而在怀旧的同时，作者还给出了理性思考的方向，即完成近乎百年的跨越之后，你的镜头、你的观察、你的思考……你的客观属性，是否还能始终如一？

张林杰的《声如磬·和声》，综合了

古典艺术与装置艺术，将传统的一幅幅青花瓷板画中的风景，与其弱电线缆、微型喇叭联系起来，观众通过拨动不同的按钮，耳边即可隐约传来对应的瓷板画场景中自然该有的声响，这使架上作品的欣赏维度有了出其不意的拓宽。

谢璇的《黑白造物》(右上图)，在运用最新科技手段的同时，还散发着哲学思考带给艺术创作的那份欣喜与美感。挂在墙面的大小不一的“碎屑”，是来自雕塑刀刮削下来的、形状不规则的泥块。作者将此泥块用3D打印并适度放大后，进入窑炉烧制，最后呈现这种黑陶材质的“碎屑”阵列。这既是妙手偶得，又颇具匠心，远可接西方“现成品艺术”的方法论，近又自带东方的诗意、才情与哲思。

此外，王世航、王成昔的《距离·2024》，以理性揭示距离感的冰冷与恒定，钎子艺、钎子伟的《史迹》(右下图)，对残破汉书的“仿制”之趣，李娅的《云泥系列》，以陶的烧制来对一张纸的质感和体积的巧妙“还原”，孟福伟的《太空计

划·茶壶设计》(左中图)，将宇航员攀爬造型化作壶手把设计的那种举重若轻，解丁泉的《皮肤》，以陶瓷组合构成带给我们对无穷真相的揭示，谭忠诚的《地纹》带给我们对于自然力量审美的敬畏与指引，刘祥的《私语》带给我们对困境与自在的自我观照，李洲洲的《人造自然1》带给我们对于美的一种个性诠释……这些作品都给人以新颖的审美体验，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实验陶瓷艺术带来的诸多可能性。正如策展人、省美协副主席孙晓晨提醒观众时所说的那样——“不要问陶瓷是什么，要问陶瓷能成为什么”。

据悉，此展为两地实验陶瓷艺术邀请展的第二站，此前，该展已在重庆先行落地。江西省美协主席吕品昌认为，江西与重庆同饮长江水、共铸长江魂。展出的作品反映了两地艺术家在陶瓷艺术领域的探索和思考。通过展览，加强了两地艺术创作的交流。

(展览作品图片由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摄)



陶瓷、银、木、铜 《洞鉴76号》
孙晓晨作



陶瓷 《太空计划·茶壶设计》
孟福伟作



陶瓷 《数道瓷源》
张可辉作



陶 《黑白造物》 谢璇作



陶瓷 《史迹》 钎子艺、钎子伟作

篆刻园地



篆刻 《日新其德》



篆刻 《尘尽光生》

刘自坤刻



周之冕《双燕鸳鸯图》

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代画家周之冕的《双燕鸳鸯图》(如图)，是一幅兼工带写的花鸟画，绢本，设色，纵186.2厘米，横91.2厘米。图中桃花盛开，花木间双燕翻飞，树下小溪潺潺，芳草萋萋，两只戏水鸳鸯相依相偎，呈现出杜甫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的诗意。

《双燕鸳鸯图》在创作技法上以写意为主，兼有工笔，对双燕、鸳鸯描绘得生动逼真，笔法细腻清秀，设色艳而不火，不失秀雅之气，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绘画功底。

因为燕子背羽大都呈灰蓝色，所以古时又称其为玄鸟。燕子对气候敏感，是典型的候鸟。每到秋冬季节，燕子成群结队南迁越冬；次年春暖花开时，再由南方返回。燕子多在农家的堂屋或屋檐下衔泥筑巢，内铺以细软杂草、羽毛、破布等，在巢中繁衍。

燕子为春天带来了热闹和诗意，历代文人对之多有吟咏。除了上述杜甫诗外，还有唐代孟浩然“燕子家家入，杨花处处飞”，白居易的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宋代刘次庄的“何处飞来双燕子，一时衔在画梁西”，晏殊的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”，苏轼的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，元代乔吉的“莺莺燕燕春春，花花柳柳真真”等句，均情景交融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周之冕，字服卿，号少谷，苏州人，生于1521年，卒年不详，为明代杰出画家。他善用勾勒法画花，以水墨点染叶子，人称“勾花点叶法”。他画鸡冠花、芙蓉、桂花、水仙、灵芝、梅花、秋葵等，尤其是写意花鸟，设色雅致，生动传神。历代有评论者评价说，有明以来写花草者，无如吴郡；而吴郡自沈周之后，无如陈道复、陆叔平，然道复妙而不真，叔平真而不妙，周之冕似能兼之。

名作赏析

融暖飞燕睡鸳鸯

□ 郑学富


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“进贤”铭文城墙砖 见证明代窑烧工艺

□ 胡磊春

笔者朋友近日在临川区大岗乡获得有“进贤”铭文的半块残砖。此砖原为抚河边村民在河中拾得，用于垒砌院门矮墙。

砖，是一种建筑材料，我国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陕西扶风周原遗址，秦汉时烧制技术成熟，世称“秦砖汉瓦”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古砖，按功能类别可分为记名、记事、纪年、吉语砖等，也是反映当时社会风情、氏族崇拜、民风习俗和历史事件等方面的一种实物载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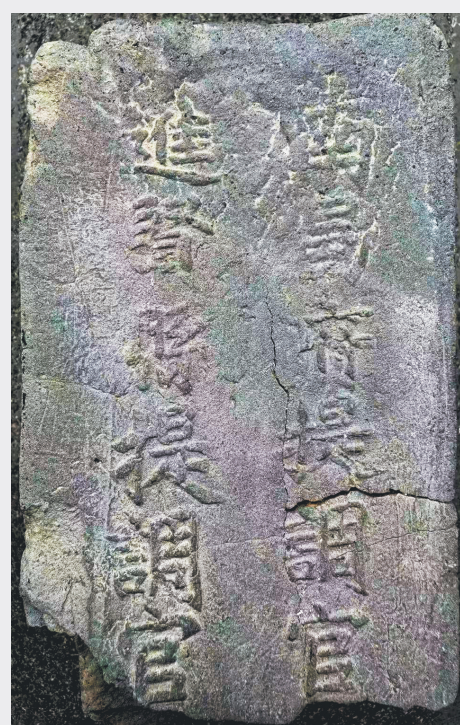
据有关专家考证，这半块“进贤”铭文砖(见下图)，为明初修建江苏南京城墙、由江西进贤定烧的城墙砖。砖面呈青蓝色，半块残砖长22厘米，宽20厘米，厚11厘米，是明初南京城墙砖标准样式，即砖体长、宽、厚比例为四比二比一(该半块残砖只有完好整砖的一半左右)。

此砖制作精良，胎体厚实，发色纯正，窑烧火候把握恰到好处，制作规范，用料考究，敲之有声，断处无孔。砖两面有楷书铭文，字口清晰，一面为“南昌府提调官(下缺)进贤县提调官(下缺)”，另一面残存有“甲首熊学(下缺)窑匠付受(下缺)”字样。

明初南京城墙营造工程，肇始于元末，完工于洪武。当时，为明朝承造南京城墙砖的地区主要是直隶、湖广行省和江西行省，涉及35个府、11个州、174个县，其中江西行省占了12府、66县。明代建造南京城墙，其用工之多，耗资之巨，涉及范围之广，在中外都城建造史上罕见。

在南京城墙博物馆，也陈列有一块由当年南昌府进贤县烧造的城墙砖，砖长约40厘米，砖体完整，字样清晰，铭文为阳文楷书，工整秀美，与该“进贤”残砖铭文前半段完全一致。

该残砖在抚河流域被发现，应是当时江西行省承造南京城墙砖的剩余或次品。“进贤”铭文城墙砖的发现，填补了进贤史料上“泥工匠作”记载的空白，砖铭透露出的人文信息，反映了当时进贤县窑烧制造工艺及文化发展水准，对研究进贤历史沿革及明史人物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

“进贤”砖铭文：南昌府提调官(下缺)进贤县提调官(下缺)



“进贤”砖另一面铭文：甲首熊学(下缺)窑匠付受(下缺)



第480期

QQ: 519578365

投稿邮箱:

zxiwang666@126.com